

从“藏书管家”到“文化搭子”——

图书馆文创IP破土生长

本报记者集体采写

走进四川省成都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，新亮相的“书山精灵”化身读者的“阅读小伙伴”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，“中图YUE宝”早已融入馆区环境，在各类阅读活动中与读者频频互动；江苏省金陵图书馆的“阅美家园”一家六口则成了短视频平台上AI动漫剧的主角……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不再满足于当好“藏书管家”，而是以文创IP为切入点，主动成为读者身边有温度的“文化搭子”。一场关于公共阅读服务年轻化、品牌化、情感化的探索，正在各地图书馆悄然铺展。

在地文化孕育出好IP

成都图书馆的4个“书山精灵”，个个有出处：“花蓉蓉”源于五代后蜀延续至今的市花芙蓉，代表文采飞扬；“熊星星”以成都大熊猫为原型，象征坚持学习；“滑叽叽”取自2017至2018年在崇州、大邑发现的成都滑蜥，代表好奇无垠；“卫居居”来自2021年在龙泉山发现的成都卫矛，寓意思想独立。“4个形象将地方文化符号、生物多样性新发现与阅读价值相融合，既有在地辨识度，也降低了阅读推广的传播门槛。”成都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。

无独有偶，广东省佛山市图书馆以醒狮为原型，推出原创阅读IP“知知”——一只活泼灵动、萌趣十足的黑狮。黑狮是以霸气英勇著称的张氏狮，呼应佛山的功夫文化和不屈不挠、敢于拼搏的城市精神。黑为文化，表示墨海无垠；加粗的眉毛如翻开的书本，尾巴似燃烧的火苗，寓意薪火相传。黑狮的名字“知知”同样富有寓意，取名出自《论语》“知之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，寄意至诚、谦下的求索之心。

金陵图书馆的“阅美家园”则从“金陵先祖”陶塑人面像中获取灵感，由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构成完整家庭，既倡导家庭共读，也彰显面向全年龄段的服务理念。这些IP形象深扎于本土文化土壤，让读者在亲近形象的同时，也亲近了城市的历史与文脉。

从单一符号到立体文化生态

如何让IP嵌入读者的阅读生活？图书馆各显神通，通过开发系列文创、上线表情包、制作AI短片等，让IP“可参与、可携带、可分享”。

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“中图YUE宝”自2021年诞生以来，已融入“YUE宝上班日记”“YUE享时刻”“YUE途有你”“YUE动智趣研学”等多个互动项目，并开发出帆布袋、钥匙扣、明信片、表情包等30大类72款文创产品。一份面向读者的问卷显示，帆布袋、印章和明信片位列读者最爱前三，不少读者还主动留言，希望推出签字笔、水杯、盲盒，以及与传统节日、粤语文化、广府文化相关的主题文创。读者的参与让IP内涵不断丰富。

金陵图书馆的“阅美家园”，则实现了从单一卡通符号到立体文化IP生态的蜕变。为打破IP仅停留在平面形象的局限，该馆上线了两期共48款微信表情包，把读书金句、图书馆特色服务转化为社交聊天场景可用的趣味表情。此外，金陵图书馆从2021年起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开始连载馆员原创的“阅美家园”科普漫画，并在2022年推出了家庭共读儿童绘本《阅美家四季》，以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”串



▲ 图为《廖江竹枝词》文创茶具套装。广西壮族图书馆供图



► 图为金陵图书馆推出的文创产品。金陵图书馆供图

联图书馆四季阅读活动。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该馆联合南京图书馆学会推出由吉祥物主演的AI动漫剧《阅美家园》，借助AI技术完成角色动作、场景、配音等内容生产，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播出。

智慧赋能让古籍活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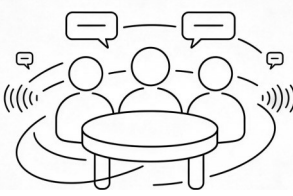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馆文创IP的开发并未止步于卡通形象和衍生产品，数字化浪潮的到来让文创IP开发有了另一种可能。

2024年4月，山东省济南市图书馆虚拟馆员“书小香”正式“入职”。这个宋风萌娃形象，设计灵感源自济南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书香气息。2.0版本萌娃细节更丰富，发髻带光感，襦裙有数字流光，既温婉又有科技感。如今，“书小香”已化身“AI馆员智能体”，构建起“AI咨询、AI发现、AI检索、AI借阅、AI阅读”五位一体智慧服务体系。通过语音交互和大数据分析，“书小香”还能为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读者提供即时咨询、个性化书单和无障碍阅读体验。从IP形象到智慧服务终端，它让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有了温暖的人格化载体。

古籍活化同样可以借助文创思维。广西壮族图书馆以清代壮族诗人韦丰华的《廖江竹枝词》为切入点，走出了一条从“藏”到“活”的焕新之路。工作人员通过查阅古籍，请教专家、溯源歌谣，邀请画师为诗“画像”，创作出了长10米的同名长卷。长卷又为文创设计赋予了灵感：该馆在长卷基础上，提取出对山歌、打铜鼓、碰彩蛋等鲜活元素，设计研发同名茶具套装。茶具一共11件，每件器物均撷取长卷中的某一场景，将壮乡风韵与民族审美凝练于方寸之间。当人们捧杯品茗时，仿佛能听见山歌回荡、鼓声铿锵，百年诗意悄然融入日常生活，让经典在生活细节中得以延续。

IP形象是起点，文创产品和活动是载体，而它们的落脚点始终是阅读本身。正如金陵图书馆相关负责人所说的，IP打造不是最终目的，主要是为了搭建图书馆与市民双向互动的文化平台。从“藏书管家”到“文化搭子”，展现的是全民阅读理念持续浸润社会大众的过程，更是当下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型与跃迁。

（统稿：郭凯倩 采写：付远书、谭志红、王炜、苏锐、郭凯倩）



公共议场

今年7月，微短剧《滩底有戏》在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泗水镇滩底村开机。42岁的荔农王友香站在镜头前，全然没有拘谨感——现在，她不仅荔枝种得好，还是参演过多部短剧的“特约演员”，单日演出收入从最初的30元增至300元。像她这样参与拍摄的村民已超300人。在日前举行的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中，这个粤西小村庄的故事颇受关注，成为观察新大众文艺与乡土文化关系的切片之一。

2026年，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并纳入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，标志着这一文艺形态从理论倡导上升为政策导向。在全国各地，亿万农民正拿起手机，把乡土生活、民俗传统转化为鲜活的文艺作品。

乡村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。据不完全统计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网络浏览量破10万人次的“村字号”文体活动接近8000场，仅“村超”就带动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超1300亿。此外，在浙江省建德市之江村，村民全员上阵拍摄微短剧，开播首日迎来刷屏；浙江省丽水市南湖村由摄影爱好者牵头，村民兼职演员、场务，自编自演乡土村剧。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特征：创作者就是亲历者，他们站在生活中央，不需要“体验生活”，也不需要“表演生活”，而是以真实感取胜。

由此可见，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变化正在发生。长期以来，农民在文艺叙事中更多是“被表现者”。新大众文艺之于乡村的突破意义在于，农民借助自媒体平台 and 移动终端，主动介入自身形象的刻画与传播链条，开始掌握叙事主动权，成为集创作者、传播者、运营者于一体的表达主体。当一个村庄的人开始为地域乡土文化感到骄傲，并对外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乡风文明建设就迈出一大步，这一步不是“被推着走”，而是主动向前的结果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为乡土文艺创作打开新的可能性。今年春季，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左里镇草垅陈村的陈腾辉和团队推出76集AI乡村微短剧《烟雨人间》，上线仅3天播放量便突破3000万。今年8月，四川省苍溪县一群年轻人在阿里乡村特派员助力下，用40天时间从零起步独立完成AI短剧《重回高考》，登上短剧平台新剧榜。诸多案例表明，AI技术大幅降低了影像创作的专业门槛，让县城青年、乡村草根也能产出优秀作品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实践。

然而，越是在热潮之中，越需要保持清醒。新大众文艺为乡土赋能的同时，流量逻辑和算法推荐的裹挟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。不少学者指出，平台算法天然偏好强刺激、高冲突的内容，这可能导致部分乡土创作走向猎奇化，重走刻意放大“土味”和“苦难”以博取同情的老路，或是将复杂的乡村生活简化为满足城市想

新大众文艺聚焦乡土 要以真实感取胜

王 彬

象的田园牧歌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媒介在赋权的同时也在用流量规则“训练”创作者：农民作为创作者不得不将平台算法、推广机制、受众反馈作为考量因素，在平台规约与资本逻辑下不断调适表达策略。

如果乡土创作最终只是为了迎合外部凝视而生产的文化商品，那么所谓的“文化主体性”便大打折扣。此外，碎片化、加速化的传播节奏，也容易让乡土文艺陷入“浅层化循环”——受众来不及深思便被裹挟着进入下一个作品，缺乏慢欣赏、深阅读带来的理性沉淀。

笔者认为，乡土不是被消费的景观，而是文明的根脉。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不在于流量的堆砌，而在于是否真正触及了生活的肌理和精神的深处。在“人人参与、全民共创”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按下“快进键”的今天，文化自主性的前提是集纳乡村百态，而文艺的人民性始终一脉相承，不应受到某种狭隘偏好裹挟。

要让乡土创作既看得见山水也记得住乡愁，既有鲜活现象也有本土表达，新大众文艺才能保持住那份触动人心的真实感，成为筑牢乡村文化根基的持久力量。



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：整理之典范、诸刻之祖本

张毕晓

欧阳修(1007—1072)，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，还以自己丰富的创作，成为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之一，数十年持之以恒笔耕不辍，学术活动涉及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金石学、谱牒学、诗话学、目录学等诸多领域，留下了极为丰硕的创作成果，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传世。

四类刻本

欧阳修的文学创作特别突出，其诗文集编选始于晚年亲自编定的《居士集》五十卷。熙宁五年(1072)去世之后，其子欧阳发、欧阳棐对家藏文稿做了整理并辑为传家本。除《居士集》五十卷外，还有后人续编的《居士外集》若干卷。由于欧阳修文名远播，人们收求他的遗文佚制结集刻印，两宋时期，可谓众作蜂起，其诗文集在各地广为流传，刻本繁多，有庐陵本、京师旧本、闽本、绵州本、吉州本、衢本《奏议》、浙西《四六》等。

由于刻本刊自不同的地区，所以组合形式也是各种各样，归总起来，其种类主要分为四类：单刻本，多为欧阳修手编《居士集》，且多数没有刊者姓氏。当前仅存有绍兴衢州刻本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原藏清宫内闾大库，后流出，传增湘在刘启瑞家中得到此本。合刊本，即以欧阳修手编《居士集》五十卷为主，再合刊他集，分合不一。只有宋刻“宣和吉本”传至清代，庐陵刊本近代尚存。大全集本，即以诗文集为基础，其他所有经、史、子部著作一并包罗在内，其性质实为丛书。周必大等编校汇刻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，就是典型的大全集体例。选集本，有南宋陈亮所编《欧阳文忠公文粹》，虽为选本，但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周必大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

由于欧集卷数多，其中仅《居士集》为欧阳修本人亲自编撰，其余皆出

自后人，编刻不一；且欧阳修有文章题写于墙壁上的习惯，然后朝夕修改，常出现文章同名而字句有异的稿本，这些稿本一经流出，被其崇拜者所收藏，导致欧集的别本很多，甚至不免“或以意轻改，殆至讹谬不可读”，加之“卷帙丛沓，略无统纪”，以致虽满目欧集，流传广泛，但却无善本。长此以往，不仅不利于读者，还会影响文集的生命力。因此，南宋光宗绍熙、宁宗庆元间，周必大解相印致仕归庐陵后，与其子周纶，并召集乡贤孙谦益、丁朝佐等人，遍搜旧本，对流传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的欧集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，调整次第，除重删复，考证真伪，辑求佚文，精加雠校，历时五年有余，终精心编成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、《年谱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五卷。该本可谓收录较全，校勘精审，刻印精良，体现了极高的编纂水准。

诸刻之祖本

周必大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原刻本传世至今800多年，该本有三种印次：“早印本”“增修中印本”“再增修晚印本”。众多版本中，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南宋庆元二年(1196)周必大刻本，校订编刻几近完美，堪称宋代别集整理之典范，历代翻刻不绝。傅增湘称该书“模印精湛”，“盖在公集为最后之定本，亦元明诸刻之祖本。”

周必大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因远胜当时的其他刻本，备受后世学者的推崇，成为通行之善本和定本，被视为私家刻书之典范。周必大在该本中还创造了写题跋、文中小注、篇末校语和卷末校勘记等编校方法，而这些序跋则成为研究宋代版刻流传的重要史料，极具参考价值。

（作者为国家图书馆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编纂工作办公室副研究馆员）

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，宋欧阳修撰，宋庆元二年(1196)周必大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国家图书馆供图

